

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语义演变

李舒媛

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沙坪坝 400031

摘要: 汉语史“生VP”的“生”有动词、形容词和副词三种用法,作为形容词时有一个意义,作为副词有三个意义,副词“生”由形容词“生”演变而来。在“生”的语义演变过程中,认知、语境和主观因素起到重要影响。通过对“生”意义和用法的探究可以得出现代汉语副词“生生”应是“生”的构词重叠形式。

关键词: “生VP”; “生”; 语义演变

引言

现代汉语的副词“生生”有三种用法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对其三个义项的解释如下:

【生生】huóhuó(~儿的)①副活活①:这孩子不好好儿学习,~把人气死。②(~的)副强制地;生硬地:这对恋人被家长~地拆开。③后缀,用在名词性或形容词性语素后面,多表示有生气或程度高:虎气~|好~|活~。

第一个义项等同于“活活①”,即“在活的状态下(多指有生命的东西受到损害):~打死|~气死。”张谊生(2015)发现“生生”还发展出评注性副词用法,表示发话人在表达某些客观命题时的一种主观意识和情感流露。

目前关于“生生”的研究成果不多,主要有闵捷(2011)对副词“生”和“生生”进行了功能和历时考察和张谊生(2015)对副词“生生”的再虚化研究。副词“生生”三个义项联系并不紧密,“生生”是“生”的重叠形式,“生生”的语义和用法应该和“生”的语义和用法相关,故本文尝试从“生”的语义演变入手来进行相关分析,并且考虑到副词“生生”总是以“生VP”的结构出现,所以本文将“生”的语义演变范围限于“生VP”结构内。

本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,第一部分通过对汉语史“生VP”结构的梳理来归纳“生”的不同意义和用法;第二部分分析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语义演变;第三部分阐释“生”语义演变的原因。

一、汉语史中“生VP”的用法

在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古代汉语库检索,根据“生”的性质和其后谓词性成分的语义类型,“生VP”可以分成三类:

1. “生”为动词

“生”为动词时是“生育、生产”等义,与其后的动词构成连动式,其后动词一般有[+发展]的语义特征,但这类例子很少,如:

(1)退而告人曰:“越十年生聚,而十年教训,二十年之外,吴其为沼乎!(左丘明《左传》)

(2)后圣继嗣,值阉阉之困乏,则生养以保民,当士马之盛强,则诘戎以警侮,具有成宪也夫!(严从简《异域周咨录》)

2. “生”为形容词

“生”为形容词时为“有生命”义,其后一般出现表示提取义的动词如“捉、擒、获、拘、挟、得”等,“生擒”语例数量就多达四千多条,如:

(3)官军不利,娑固、大辅临阵皆为可突于所杀,生拘薛泰。(沈昉《旧唐书》)

(4)智海门下,人人慷慨。生擒虎兕,活捉狞龙。(释普济《五灯会元》)

(5)昔汉武帝元狩五年,臣曾侍从畋于上林,时生获此鹿,既而放之。(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)

该用法中“生”的语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向动词后的名词性受事成分,并且该受事一般具有[+生命]的语义特征。观察多条例子还可发现在动作实施前后受事均为有生命物体,即受事的[+生命]语义特征不受动作影响,只是对受事生存状态变化作出描述,一般是发生位移,如:

(6)勒进兵追袭,势如劈竹,生捉程晟,领众入城。(杨尔增《两晋秘史》)

例(6)中“程晟”为“捉”的受事,据上下文可得“程晟”从弃城而逃的路上被活着捉回城中,发生了位置移动。有的语例中谓词性成分后还出现表位移的趋向补语,此时受事的位移更为明显,如:

(7) 也有生捉得他来, 只好将皮幔鼓, 其肋中也未有东西。(凌鞞蹕《初刻拍案惊奇》)

3. “生”为副词

“生”为副词时, 主要有三种意义和用法。第一种义为“在有生命的状态下”, 其后出现的谓词性成分一般表示生命体受到损害, 一般以“生V”的结构出现, “V”含有破坏、损害等义, 如“埋、吞、剥、葬、虏、剖、烹”等, 据不完全统计语例应为一千条左右, 如:

(8) 人谓之谚曰: “活剥王昌龄, 生吞郭正一。”(刘肃《大唐新语》)

(9) 友龙尝先登, 破苗砦, 执叛苗则生剥之, 为群苗所畏, 呼为“五阎王”。(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)

(10) 又多杀官人, 生理工匠, 计以万数。(严可均《全汉文》)

该用法下的“生”与其后表示损害义的谓词性成分组合, 其受事一般也具有[+生命]的语义特征且通常是人。“生”作形容词时, 提取义的谓词性成分的是造成受事发生位移, 而“生”作副词时, 损害义的谓词性成分是让受事丧失生命, 并且过程往往是痛苦的, 如例(10)的“生理”。

第二种用法的“生”由第一种发展而来, 在有些语料中, “生”不是强调受事生命状态的变化, 而是表示受事对于客观环境的被动接受, 或是从情感角度凸显出对受事遭受某些事件的无奈, 义近于“生硬地、强制地”, 其后的谓词性成分多有[+承受]的语义特征, 如:

(11) 妇人多幸, 生逢今世, 举朝略是无妾, 天下殆皆一妻。(李延寿《北史》)

(12) 大忠赏尽乐事, 作恶多端, 但其阳寿未终, 今使其魂生受万种苦楚。(汪寄《海国春秋》)

(13) 深锁芙蓉阙, 紫箫吹裂, 碧桃花下凤凰将翎毛生扯。(《珍珠马南情》)

第三种用法的“生”不再有“活着”相关意义, 虚化为程度副词, 表示程度高, 义近于“很”。后一般为感觉或心理动词, 如“疼”“怕”“恐”等。这样的“生”那大量见于唐宋时期尤其是宋词中, 并且发展出“怎生”“好生”的固定搭配, 如:

(14) 到而今, 生怕春来太早, 空赢得、两眉皱。(《全宋词》)

(15) 外边的不是手臂, 就是大腿, 多是两下, 少是一两下, 扭的生疼。(西周生《醒世姻缘传》)

(16) 好生折赠镜中人, 只恐绿窗慵未起。(《全宋词》)

综上所述, 在汉语史中, “生VP”中的“生”有动词、形容词和副词三种用法。“生”作为动词的用法最少, 作为副词和形容词的用法多, 其中“生”为形容词时, 后面的谓词性成分为提取义动词。“生”为副词时有三种用法, 分别为强调受事生命状态变化, 凸显受事对发生事件的被动接受和表现感觉或心理的程度高。其用法概括为表1:

表1 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性质、意义及谓词性成分语义类型表

“生”的性质	“生”的意义	谓词性成分语义类型
动词	生育、生产	发展义动词
形容词	有生命的; 活着的	提取义动词
副词	在有生命的状态下	破损义动词
	生硬地、强制地	承受义动词
	很	感觉、心理动词

二、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语义演变

上文对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不同意义和用法的考察可知, “生”的动词用法是劣势用法, 生的形容词用法是用例最多的, 副词用法应由形容词用法发展而来。那么要梳理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语义演变应从“生”的形容词和副词两种用法、四个意义之间的语义演变入手。将“生”的四个意义依次记为“生₁”“生₂”“生₃”“生₄”。

从句法位置来看, 形容词“生”出现在体词性成分前到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, 这为“生”发展出副词用法奠定了基础。根据语料发现, “生₁”最先出现在表达“提取”义的谓词性成分前。上文也提到“生”为形容词时, 语义指向谓词性成分后的受事, 受事通常具有[+生命]的语义特征, 并且该特征不随动作的完成而变化, 只是产生位移结果, 此时“生₁”的语义为“有生命的”, 其出现的语境为[+生命][+位移]。当“生”为副词时, 语义不再指向受事, 受事的状态会随着动作的完成而产生由生到死的变化, 此时“生”的意义显然不再等同于“生₁”, 而是应理解为与“生₁”相关, 由“生₁”发展而来的“在有生命的状态下”的方式副词“生₂”, 其出现的语境为[+生命][+致死]。

“生”在生命致死语境中大量出现后, 逐渐也出现在表示极端受损的语境中, 如“或生剥死囚面皮, 令其歌舞, 观以为乐”, 受事“死囚”并未死亡, 仍能歌舞。进而“生”出现其他表示受损的语境中, 如例(13)的“生扯”表示关系受损, “凤凰”和“翎毛”连接的关系遭到破坏, 但“凤凰”仍为存活状态, 还有例(12)的“其魂生受万种苦楚”, “魂”已经不在生命体的范畴内。

此时用“生₂”的意义来解释这些语例似乎已不太切合。考察“生₂”所出现的语例,可以发现“生₂”出现的语境多为强势者对弱势者施加生命体损害,弱势者往往无力反抗,只能被动承受,“生”的意义也由“生₂”引申出“生硬地、强制地”义的情态副词“生₃”,即让受事被动承受损害或其他,具有强调受事性状的功能。

上文提到,“生₂”基本和残酷事件同现,如“生吞”“生理”“生剥”等,“生₂”对残酷事实暗含极端、过份等主观程度评价,表程度的“生₄”正是随着“生₂”所具有的语义特征派生而出,这些语义特征本身就包含了程度义。“生怕”“生羨”“生疼”等都只能理解为状中结构,“生”也只能理解为表程度的“很”或“非常”,“生”在此处完全虚化为程度副词,其所搭配的对象也只有感觉和心理动词。“生₄”在唐宋时期大部分出现在诗词中。

综上所述,“生”在语义演变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点:第一,“生”句法位置的改变。由定中向状中结构的发展对应着由形容词“生”到副词“生”变化的过程;第二,“生”语义指向的改变。形容词“生”指向体词性成分,副词“生”指向谓词性成分;第三,“生”语义特征的改变,形容词“生”具有[+生命]义,副词“生”不同意义则分别有[+致死][+极端][+高程度]义。由此也能梳理出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语义演变路径:形容词“生₁”发展到方式副词“生₂”,再由“生₂”引申出情态副词“生₃”和程度副词“生₄”。

三、“生”语义演变原因

“生”语义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:

第一,认知影响。“转喻是相接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中,一个突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,如部分与整体、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替代关系。”^[7]形容词“生₁”义为“有生命的”,副词“生₂”义为“在有生命的状态下”,这两个意义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,前者是物体的属性,后者是物体的状态,可以经由转喻的认知方式建立联系,实现意义的转指,由此产生“生₂”。“隐喻产生于不同认知域的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,是一个认知域被部分映现到另一个认知域上,前一个认知域称为来源域,后一个称为目标域,目标域可以由来源域得到部分理解。”^[5]上文提到“生₂”出现在生命受损、关系受损和其他类型受损的语境中,“生命”“关系”是两个概念域,前者较具体,后者较抽象,经隐喻由前者联想到后者,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认知投射,从而产生“生₃”。

第二,语境影响。上文提到“生₃”的产生是因为和

“生₂”的语境同中有异。“生₂”的语境中多是强势者对弱势者施害,强势者可以是在权势、财力、身体素质等方面占优势,用此来强迫弱势者接受动作的影响。该语境义需要语言形式来承载,而“生”作为副词在这个语用模式中不够重要,并且它的[+生命]义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减弱,此时它就产生了空位可以用来承担这个语境义,于是“生硬地;强制地”的意义就慢慢被固定在“生”上。

第三,主观影响。形容词“生”位于体词性成分前的定语位置,言者主观性较低,主要是对体词性成分的客观描述,随着主观性增强,“生”逐渐向外置位转移,在状语位置由形容词变为主观性较强的副词。“生₂”因为意义原因本身会具有一定形象性,当其后带损害义动词时,言者和读者都能够共情到生命的消逝,当其后带感觉、心理动词时,主观性就更强,因而就由“生₂”引申出“生₃”。

结语

汉语史“生VP”中的“生”有动词、形容词和副词三种用法,形容词一种意义,副词三种意义,主要演变过程是由形容词向副词发展,主要原因有认知、语境和主观影响。通过对“生VP”中“生”的意义和用法的探究可以发现,现代汉语副词“生生”的三个义项与副词“生”的三个意义一一对应,可见副词“生生”和汉语史“生VP”中副词“生”用法一致,副词“生生”的各意义和用法应该来自相应意义和用法的“生”的重叠,“生生”为构词重叠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董正存,李孟诗.“活VP”中“活”的语义演变及其机制与动因[J].古汉语研究,2024,(02)
- [2]李秋娟.“生”“活”的语义功能演变对比研究[D].江西师范大学,2023
- [3]闵捷.副词“生”与“生生”的多角度考察[D].上海师范大学,2011
- [4]沈家焯.语言的“主观性”和“主观化”[J].外语教学与研究,2001,(04)
- [5]邢福义,吴振国.语言学概论[M].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
- [6]张谊生.从情状描摹到情态评注:副词“生生”再虚化研究[J].语言研究,2015,35(03)
- [7]赵艳芳.认知语言学概论[M].上海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2001